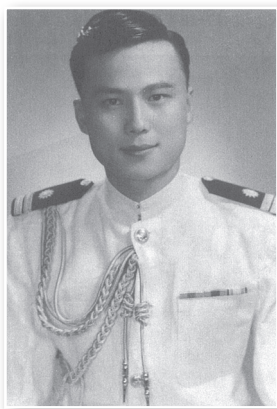


老兵滄桑海上憶往

八二三砲戰美樂艦被敵擊燬記

著者／陳降任

海軍官校39年班航海科
歷任海軍淡水巡防處長、漢陽號驅逐艦長、驅逐艦戰隊長、攻擊支隊長
曾兩度出任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



作者陳降任上尉時的戎裝照。

海軍艦艇油漆學問世

民國39年流行英文「VIP」這個字，使我憶及當年在英國一個叫「SPIV」的字，愛開玩笑的會叫對方「SPIV」，當時坊間的英漢四角辭典查無此字，我一時興起，寫了一篇小品，題為「SPIV」，在台灣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副刊發表，「SPIV」是「VIP」的反義，我覺得能被中央日報副刊採用好高興，因此引起我寫作的興趣。

39年我在少尉階內，完成一本《海軍艦艇油漆學》，海軍總部將初稿送給海軍機械學校校長及海軍第一造船廠廠長審核，經通過後，由海總出版發行，該書對海軍艦艇保養著有成效，海總

頒發獎金九百元，相當我兩個月的薪俸，後因各單位迴響，次年又獲頒海風獎章一座。50年秋我任登陸第五四戰隊長時，海總要我撰寫一本《海軍LSMR5吋火箭砲之保養、維護、訓練及威力發揮之計畫草案》由海總發行，給各有關單位參考，此書是作者依據個人工作經驗與心得寫成，對海軍戰力似有貢獻。

美樂艦曾逃過一劫

閱讀多篇金門八二三砲戰往事，近日又有報載：八二三驚魂有老兵山居40年消息，使我想起海軍二四二號美樂軍艦，在金門料羅灣灘頭，慘遭中共岸砲擊燬的往事。

悠悠歲月流逝，迄今已是半個世紀，想起民國43年11月至46年6月，我曾在美樂當過兩年半的艦長，長年在台灣海峽乘風破浪執行外島運補任務。當時國共交戰，我也先後多次與彼岸海軍接觸。

43年11月1日，筆者蒙蔣中正總統單獨召見，派任海軍二四二號，美樂軍艦艦長，令人難忘的是44年4月1日黎明時刻，我率美樂在小金門灘頭下卸軍品，突然遭到中共岸砲轟擊，彈落四周，



1. 作者陳降任曾任DD15漢陽號驅逐艦艦長。
2. 作者陳降任當選國軍第十九屆戰鬥英雄，接受藝人劉明佩花。
3. 作者陳降任與英國國會議員隨船考察北海航行安全，為英國WMN報紙刊出。
4. 2001年暑假，陳降任與夫人陳明律教授及女兒陳涵琳攝於倫敦街頭。
5. 作者陳降任舊地重遊，全家在英國倫敦塔樓留影。

幸好潮水正在上漲，即用全速退出灘頭，安全撤離，因而化險為夷，使美樂軍艦逃過一劫，因此我與美樂軍艦深具情感。不料3年後，美樂軍艦終於在47年9月8日下午兩點半鐘，在金門砲戰期間，仍被連續發射的中共岸砲擊中，燬於料羅灣新頭八號灘頭。

美樂是海軍一艘中型登陸艦，曾有光榮戰史，以掩護威海衛、劉公島駐軍撤退著名，37年2月參加上海、廈門、汕頭保衛戰及南日島登陸戰著有功績。

我被稱為金門之鰲

43年冬，中共岸砲向金門發動砲戰，從此小金門便陷入中共岸砲的射程內，航道全被封鎖，致該島的正常補給被迫停歇，原有的灘頭無法使用，新的灘頭又尚未找到，美樂軍艦奉令冒險擔當開闢新航線的任務，這項艱巨的使命，第一次是在35哩的風速下，小心謹慎的通過一條僅可容身的狹窄航道，最窄處只有艦身的一倍，即使沒有中共岸砲威脅，在航行上也極危險，為了避免被敵方發現，只能利用黑夜航行，沒有燈光，缺



1. 作者陳降任在英國倫敦大飯店，坐在英王曾經坐過的專用椅子上留影。
2. 1954年12月，陳降任艦長（右三）與金防部副參謀長唐靜海代將（中）攝于金門料羅灣美樂軍艦旁。
3. 作者陳降任1956年1月1日，當選第六屆克難英雄。
4. 陳降任與夫人陳明律教授。

乏導航標誌，又無可供參考的航行資料，一不小心，艦身擱淺，等到天明必然為對方岸砲擊毀，一切作業都在摸索中進行，風大流急暗礁林立，有賴全體官兵用命，仔細合作終於完成運補任務。贏得海軍稱道，並為小金門的守軍官兵視為恩人，筆者，陳降任被稱為「金門之鰲」，在海陸協同作戰上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駐軍師長張文博將軍見到我時，第一句話便說：「你們實在太好了，我們從未見到有像你們這樣熱心的人，有了你們，我們的腰都撐直了，等於是我們的恩人。」先後九次補給糧彈達一千四百餘噸，使島上守軍不虞彈械糧秣匱缺。最後一次是44年1月19日的深夜，當時風速高達50哩以上，我們謹慎地完成了任務，深獲友軍讚揚，甚至該島的炊事

兵也都含淚致謝，我與美樂駐蹕金門期間，深獲金防部司令官劉玉章將軍的欣賞與嘉許。

44年3月30日深夜00:30~01:30時，中共快艇兩艘突襲金門料羅灣，被我艦發現，當即備戰啟航單艦奮勇將其擊退，使其偷襲企圖無從得逞。

我與美樂在金門駐防期間，為確實探尋小金門的安全航道，曾在八級風以上及敵前砲火控制下，自動深入險惡地區探測小金門登陸灘頭，繪製詳圖，並繕具小金門運補報告書，對航行登陸之安全，發揮很大的功效，除蒙敘獎外，海軍梁序昭總司令特此通令全軍官員，本此克難精神爭取榮譽。當時我被海軍當局譽為「沉默英勇的戰鬥者」，被友軍稱我為「金門之鰲」，終於在

44年底被膺選為第六屆國軍克難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揚。44年及46年2年的年終考績特優，為全軍上尉之冠，44年度比序第1，46年度比序為1比820。遂於46年六月被派到美國受訓，並接收124韓江號巡邏艦，回國整訓後即參加戰鬥行列，納編北巡支隊，於47年6月10日夜晚9點46分參加閩海平嶼戰役，激戰19分鐘肇致敵艇兩沉兩傷。6月22日凌晨參加四姆嶼戰役擊沉敵艦兩艘，可算是戰績輝煌。

赴美前我將美樂軍艦移交給陸軍大學出身的何忠華艦長，他與我同是留英海軍重慶艦人。

47年9月，我因戰功奉令於93軍人節，代表海軍謁謁總統，並向蔣公致敬。旋因八二三金門砲戰，韓江艦馳往支援，在敵方岸砲熾烈轟擊下出生入死，執行閃電、轟雷、鴻運等作戰計畫之護航任務，在槍林彈雨中圓滿完成使命。

國防部青年日報社《奮鬥月刊》，89年10月1日出版五六四期，內有一篇子魚寫的「金門之鰲」一陳降任戰功彪炳，誰能吞山嚙海，指揮若定，陳降任當之無愧。

美樂被中共岸砲擊燬

47年金門823砲戰爆發，美樂軍艦在艦長何忠華率領下，奉令執行閃電計畫，滿載彈藥、豆油及油麻袋等共計1320噸於9月8日02:30時離馬公駛往金門，11:50時抵達料羅灣，當即搶登新頭八號灘頭下卸軍品，不料12:33時，中共圍頭、蓮河及大嶼一帶岸砲集中火力，朝向新頭灘頭上的美樂軍艦瘋狂轟擊，肇致下卸部隊負傷數人，

餘眾紛紛疏散，下卸作業頓告停歇。13:37時敵方岸砲射擊更加猛烈，何忠華艦長即向南巡支隊報告，請示行動，奉示為「繼續下卸」，何忠華為貫徹命令，下令官兵嚴守崗位，靜待下卸部隊前來繼續下卸。此刻，敵砲彈紛紛落在艦艏左右兩舷附近，破片橫飛，何忠華隨被彈片擊中胸部輕傷，但深感任務重大，仍囑官兵沉著鎮定堅守崗位，約13:38時，敵砲射擊仍然猛烈，灘頭下卸部隊未見動靜，何忠華請示南巡支隊長轉知下卸部隊盡速來艦下卸，然因敵砲彈落該艦周圍數以千計，致下卸部隊實難到達灘頭。約14:13時，美樂右舢帆纜倉庫中彈，經派第一修理班前往檢查，發現水線以上被擊，約百徑兩呎大洞，人員無傷亡。14:18時美樂終於奉令退灘，隨即抽放壓艙水，左右擺動全速退灘之際，於14:21時該艦艦尾機艙及坦克艙連續中彈十餘發，第三號20公分砲的彈裝手及輪機長均負輕傷，機艙與坦克艙同時起火，火焰熾烈漫延，雖經全力搶救，然因艦尾裝載之油麻袋、豆油及該艦原有的汽油兩桶全部燃起，火勢猛烈無法撲滅，稍時連裝載之砲彈及送藥包繼之開始爆炸。14:26時何忠華請示南巡支隊長可否棄艦，然因電機停頓對外通訊受阻無法連繫，何忠華只好毅然下達棄船命令，官兵陸續跳水登陸。14:30時官兵相繼跳海，敵砲對美樂及灘頭砲轟仍然熾烈，受傷官兵約三十餘人，何忠華在艦上前後巡視一周確定已無人員留艦，他才最後一人跳水游往灘頭。何忠華離艦約兩分鐘，大火沖天，裝載與該艦所配之砲彈、火箭猛烈爆發，14:32時轟然一聲震驚全金門，艦體自駕駛台爆炸分為兩段，煙硝直沖

雲霄，在空中形成一驚人的罩狀雲，猶如一原子罩。美樂爆炸後，敵砲暫停射擊，約於15:00何忠華偕金門巡防處李監察官，隨同救護車即赴灘頭巡視，並搶救受傷官兵送醫，清查人數失蹤五人。9月9日15:00時在最低潮時，何忠華帶著五名官兵，游泳登艦檢視損耗，並尋找重要文件，美樂除艦艙及傾斜的駕駛台露出水面外，餘均被水淹沒，電訊室全被焚毀，彈藥庫內的彈藥均已爆炸，艦艙內部更被炸得支離破碎，全艦無一物倖存。

823砲戰轉眼50周年，馬英九總統特於97年8月24日前往金門發表深具意義的重要談話，「從殺戮戰場到和平廣場」，強調「戰爭沒有贏家，只會造成遺憾，不能再讓兩岸人民有共同的遺憾。」呼籲兩岸和解休兵。筆者以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不能重演過去國共內戰所造成的遺憾，以達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古有道德倫理。

奮勇搶救貨輪失火

一艘停泊在基隆港三號碼頭卸貨的巴拿馬籍貨輪「紅葉號」，在61年7月20日上午11:10時，起火燃燒，火勢猛烈，我奉令擔任現場救火總指揮，調派在港各艦救火隊官兵四百餘人，其時基隆港務局的港務長王庭篋曾向我建議，將其拖往港外施救，以免波及港區安全，為我斷然拒絕，經三小時的奮力搶救，最後終於將其撲滅未釀巨災，因維護港區安全著有功績，獲頒三星海風獎章一座。

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

63年6月奉調驅逐第十二戰隊長，兼攻擊支隊長，曾兩度出任中美海軍聯合艦隊演習指揮官統率兩國海軍一流戰艦數十艘，曾出任斯職者在海軍將領中鳳毛麟角屈指可數，誠為我畢生最大的榮幸。

畢生曾獲頒忠勤、干城等勳獎章24座，並膺選為第六屆國軍克難英雄，19屆戰鬥英雄及愛民模範。61年5月為海軍代表，參加全國各界代表團恭賀總統連任新職。62年10月31日代表海軍，參加中華民國恭賀蔣公八秩晉七華誕致敬團。

退伍後出任商輪船長

65年4月1日奉准提前退伍，應美商西方公司之邀，出任「WODECO VIII」石油探測輪中國籍船長與英籍船長及一德籍船長三人輪番操船，該船從艙面副水手長、機艙幫規至高級船副與老規（輪機長），一律聘僱歐美人士，船上成員連同各國探測專家與工程師，約有一百五十來人，型同一迷你聯合國，整天24小時作業，日夜不休。我可說是第一個華人，擔任這種世界上為數不多造價高昂的特殊船舶，管理西方屬員的船長。

況且，海軍出來轉業商船，未經船副階層的磨練，而直接擔任船長者我很幸運算是空前絕後惟一的人，即使曾任海軍艦隊司令者，也是從大副幹起，海軍中將多人也只能做到見習船長。當時我的月俸相等於內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一年所得加年度獎金的全部總和，內心深感榮幸。後轉任環球線船長至83年9月退休。

81年1月17日曾為英國國會議員及BBC記者等

一行隨船考察北海航行安全，對該輪表現甚為滿意，在當晚，英、法、德、荷等國各電視新聞及無線電廣播中播出，次日各大報章以整頁新聞與照片刊出，為中華民國揚名西歐。

英倫趣聞往事留痕

初到英國，發現英國人輕聲細語禮貌周到，公共場所免不了開口就是「Excuse me」、「Please」、「Thank You」這些常聞的詞語，但他們與人分別時，不說「Good Bye」，而講「Cheerio」，不可隨便說「Bye-bye」，記得一次我在蘇格蘭愛丁堡一位教授家作客，臨別時，我順口說「Bye-bye」，那教授指正我「Bye-bye」是對心愛的異性用語。二十年前我去英國舊地重遊，「再見」改為「Good by」了，再也聽不到「Cheerio」；也無人知道與人道別會用「Cheerio」，也許是受到強式美語的影響。

回想當年到英國皇家海軍受訓，政府為激勵士氣，期盼在國際間展現中華民國新海軍的新形象，在軍餉上比照英國海軍待遇發放，並享有優厚的福利。英國是海軍大國，三軍以海軍為首，待遇也優過陸空軍。二戰之後，英國百廢待興，物資匱乏，仰賴國外進口，民生方面仍採納戰時的配給制度，購買穿著需要購物券「Coupon」，食物要食物卡「Ration Card」，我們也逐月領有，好方便外出購物或上館子用餐。那時候英國老百姓每人每月只有一只雞蛋，海軍軍人則是每周一只，海軍用白脫油塗麵包，鮮雞蛋，罐頭牛奶，平民吃人造瑪琪琳，平日吃雞蛋粉和脫脂奶粉。英國本土香煙稅金很重，售價昂貴，海軍享

有免稅優待，鐵盒二十五支裝的三五牌香煙馮五先令，但問津者不多，後來到了直布羅陀，只要一半價，但煙絲倒很便宜，五百公克大聽的煙絲只有五先令，人們都是自己動手用煙紙做成自捲香煙，英文叫做「Tickler」，大家都在採用，真是價廉物美。

二戰之後，傳統的英國幣制，一英鎊兌二十先令，每先令合十二便士，鎊是紙幣，先令為銀幣，便士是銅幣，另有一種半克朗(Half Crown)的銀幣，合二·五先令，但從未見過一克朗的銀幣，當時一英鎊相等於四美元。餐館一頓便餐約五先令，軍人俱樂部用餐只要二先令足夠，但都要給食物券「Ration Card」。

英國海軍平時每年有三次長假「Long leave」；春假、暑假與年假(聖誕與新年)，每次兩周時間，發給我們一張通用火車免費票，每次總是三兩好友結伴出發，先去中繼站倫敦一遊。

記得中學英語課本中有一篇題目是(London is a greatest city of the World)(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的確今人嚮往。然後再去事先約好，熱愛中國海軍的英國家庭，接受免費住宿的享受。

至於娛樂方面，先談電影，多數電影院是連續放映，一張票可以泡上半天。那時候所謂二手煙這個名詞還未出現，所以影院裡可以吸煙。當時還沒有電視，電影院生意興隆，假日常常客滿，看電影必須排隊：出來幾個再放進幾個，票價分一個半先令、兩個半先令及三個半先令等三

種，購買門票也是一絕，票房會高喊「三個半兩位」，在排隊中前面如無人答應，後面想買的就只有兩人上前購買。當時英國電影院內裝潢漂亮古色古香金碧輝煌，冬天開放暖氣，十分舒適。歐洲夏天並不炎熱都無冷氣裝置。看完一部長片，燈光放亮休息十分鐘，觀眾可上上廁所，或去休息大廳吸煙、喝咖啡、吃點心，同時舞台上升起一架很大的扇形多層鍵盤風琴，琴師手腳並用演奏戰時熱門的流行歌曲，銀幕上用幻燈片打出歌詞，一位盛裝的性感小姐手拿麥克風即席領唱，全場觀眾大聲合唱，群情高昂。某日，台下有幾位中國海軍學生在場，那領唱的歌星機靈地高聲唱出《中國男孩巧遇中國女孩》的流行歌曲，並走下台來在中國海軍學生的臉頰上獻上香吻，留下鮮紅大唇印，全場鼓掌、歡笑、口哨、尖叫、頓腳，一片歡騰，也使得這幾位中國海軍一時亂了手腳，趕緊衝往洗手間照著鏡子把紅唇印洗去的趣事。

其次，就是交際舞，英國各地舞廳林立，設有大小樂隊伴奏，但無舞女，都是舞客購票入場，票價約兩三個先令，女士票價是男士的一半，分下午與夜晚兩場，各三個小時。二戰期間英國青年男子都到海外打仗去了，國內變成女盛男衰，我們中國海軍到了英國，許多人會去學習交際舞，不需幾個小時，人人都可輕易學會上場應付了，進入舞廳可以挑選中意的小姐跳舞，只要走到小姐的面前彎身說「May I」，對方就會起身隨你走入舞池婆婆起舞，只要彼此高興聊得暢快，就可邀其坐在一桌成為固定舞伴，甚至交換通信地址交往朋友，並相約下次再來跳舞。

在英國跳舞途中是允許別人拍肩說聲(Excuse me)，就把你的對象換成他或她的舞伴了。也有些舞廳採取「女士邀請」「Lady Choice」，樂得男士坐著等候女士前來邀舞的韻事。

至於劇院票價較貴，一般為五先令，嚮往者較為不多。

英國的公共汽車都是紅色的雙層巴士，年輕人都往上層去坐，將底層留給年長或婦幼殘障者乘坐。票價一般為二至三便士。倫敦的地鐵(捷運)起價為六便士，遠程最高可達五先令。

英美海軍軍艦上一些專用名詞相同，十分特別，如左舷叫Port，右舷為Starboard，地板稱甲板叫Deck-不同層面和部位的甲板有不同稱謂，艦艏叫Forecastle，通常縮寫成FX，艦中叫Top deck，艦艙叫Quarter deck，官廳(官員飯廳)叫wardroom，房艙叫Cabin，廚房叫Galley，醫務室叫sick bay，廁所叫Heads。英國海軍女兵叫WRENS(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為皇家海軍婦女輔助服務隊的縮寫，因缺少母音不能拼讀，所以加上一個「E」字，她們專司軍需或文書職責。美國海軍女兵叫WAVES(Women Appointed for Voluntary Emergency Service)，就是美國海軍婦女預備隊的隊員。

1948年5月19日，重慶號巡洋艦在英國樸茨茅斯舉行了隆重的接艦典禮，5月26日啟程回國，6月7日駛離直布羅陀，6月8日進入地中海，當天風和日麗水平似鏡，重慶號停航兩小時，施放了深水炸彈作為演練，順便驅趕鯊魚，大家紛紛跳

水盡興暢泳」為一極難得的快事。

英國艦長船長位高俸厚受人敬重

昔日英國艦長、船長位高俸厚，英國海軍名將納爾遜「少年時一心嚮往海軍，1770年冬某日，報載海軍上校莫雷·薩克林出任「雷勝納勃」號艦長的消息，為納爾遜所悉，喜出望外，因薩克林是他的舅父，當時十二歲的納爾遜立即上艦隨舅父出海學習海軍。那時艦長任命能夠上報足見其地位在社會上受人器重。

英國是海權國家，到了18世紀後葉，進入納爾遜時代，大英帝國與法、西艦隊爭霸海權，全國朝野寄望海軍艦隊，致艦長地位備受重視與尊敬，並屢蒙喬治國王召見，當時艦長薪俸與屬地總督相同。

1846年一位英國人到上海，在外灘外白渡橋旁，黃浦路十五號創建一家「理查飯店」(Richards Hotel)，計有130個客房，在當時是上海第一家全歐式的觀光飯店，其設備與倫敦、紐約一流飯店相似，尤其是飯店裡裝設了中國第一座電話，寬大的大廳在高眺的天花板用彩色凹凸玻璃裝飾，顯得格外亮麗豪華，是歐美駐華人士上流社交場所，也是交際舞最佳的場所，耗資龐大，其創辦人就是曾任皇家海軍的理查艦長。後來轉手後，接辦者也是一位皇家海軍退伍的艦長。

20世紀初葉，張勳復辟，在香港請到兩位在港裝卸貨物的英國商船船長，同去澳門商談復辟事宜，足見船長地位崇高受人重視身價不凡。

我國艦長與船長

我的年代，中華民國海軍的軍艦，區分四級，三級艦編制為少校艦長，二級艦中校艦長，一級艦上校艦長，特級艦資深上校艦長，各級艦長的任命，依序上升，或高一級艦的副長升任次一級艦艦長。海軍官校畢業生並不是人人都當得上艦長，但身為海軍，自然期盼要當艦長為夙願。能當到驅逐艦特級艦艦長的不多了。我們留英海軍重慶艦人與留美海軍八艦人，來到台灣的約有五百多人，但做過驅逐艦艦長的只有十四人。留在大陸的重慶艦人約有五百多人，他們現在參加上海歐美同學會留英海軍分會，現任會長是浙江大學出身的胡步洲，並兼任歐美同學會的理事。留美八艦人較重慶艦人少，他們參加上海歐美同學會、留美海軍分會，現任會長是交大的陳同慶。

我那時候艦長的任用，不論軍艦級別全都是總統蔣中正單獨個別召見，親自核定任命的，這乃是出任艦長的殊榮，因為威權時代，老蔣總統是不輕易見人的。

我當船長雖時代變遷，但我行走世界各地，船長地位依然受人尊敬，使我印象深刻的幾件事：某次船抵美國紐奧良靠泊碼頭後，我下船到碼頭工人辦公室借打電話，見到碼頭工人辦公室的經理站立起來，將座位讓給我坐，好慢慢講電話，他說：「You are old man」(你是船長啊!)這裡的old man不當老人家解，是指船長意。碼頭工人辦公室不是船務代理行，讓我免費撥打電話，不但驚吵到他人而且還佔了不少便宜，但經

理對我真是禮遇有加，那是他對我職位的一種尊敬，使人難忘。

其次，某日船抵埃及，代理行為我安排開羅一家頗為高級的牙醫診所看牙，見到埃及牙醫師對我畢恭畢敬，開口「Yes Captain」閉口「Yes Sir」，使我感到溫馨舒暢。後來我去星洲看牙，是一位十分俏麗留英的女牙醫，對我態度溫雅有禮，也是口口聲聲「Yes Captain」，令人聽得舒服透了，這兩位牙醫對我來說是從未有過的超級禮遇與尊敬。再是某日我到比利時請代理行為我安排一輛車子上街，來的是黑頭賓士轎車，由一位三十出頭一身鐵灰色畢挺的套裝，長得十分亮麗的小姐駕駛，先為我打開後座車門，等我上車後，返回駕駛座駛往市區，車程約半個小時，我聽到她說得一回流利英語，口氣溫柔尊敬，也是滿口的「Yes Captain」，「Yes sir」，歐洲人的英語一般不靈光，尤其是法國人，所以我能夠與這位美女駕駛用英語交談的確十分開心，當抵達市區後，她又下車為我打開車門讓我走下車來，其是一大享受，的確是香車美人，令人難忘的陶醉。船長每到一港，幾乎必有代理行的招待，記得某次船到泰國曼谷，代理行經理邀我與船上大副、老規（輪機長）、報務主任前往一家著名的海鮮餐廳享用美食，餐後欲邀我們去做三明治馬殺雞為我婉拒，泰國有名的人妖秀早已看過，我想去看Floor show（夜總會舞台歌舞秀），結果載我們去一家高級私人俱樂部，聽歌星唱歌和舞女跳舞，並有名牌美酒與水果點心招待，途中那經理起身邀我一起去化裝室，方便後，洗手間裡有侍者手捧香噴噴的毛巾侍候，

原來那經理是專門為代我付給小費而去洗手間的，從此可以看出他對船長的敬意，也使我感到窩心。

海軍英文與商船英文

海軍軍官的英文程度普遍很好，主要是海軍官校術科全是採用美國海軍官校的課本，抗戰前馬尾海校的航海、輪機教官是聘請英國海軍擔任的。像前參謀總長劉和謙上將（官校36年班畢業）與三八年班的前海軍總司令葉昌桐上將，都是一流的英文高手，我留英海軍潛艇班同學都有很好的英文，江蘇教育學院畢業的王季文，曾為《皇冠雜誌》連續撰文10年，出版過《英國、美國、法國床邊故事》3本及《宋詞英譯》問世，為世界各大圖書館典藏，頗受好評。近時又為《騰王閣》譯成英文。今年夏天，他為「中華民國筆會」以名詩人夏菁的一篇《灰鯨落海》詩篇，譯成英文，在《當代台灣文學英譯》發表，受人喜愛。另有一位出身上海聖約翰大學唐瑩南，為人謙虛，處事低調，英文造詣更是高段，約於45年前，某次，美國太平洋海軍總司令來台訪問，在三軍大學發表演講，老蔣總統在座聽講，就是由他擔任同步口譯，很得好評。很抱歉，談到敝人的英文，實在不怎麼樣，有時候我一開口，就被內人譏笑，最了解我的就是以上這兩位好友，因為我不時向他倆請教。

商船船員英文普遍不錯，駕船口令用英文，航泊記事簿（log book）一定是用英文寫，當一個船長英文實在十分重要，因為船上一天24小時無論人、事、物都要保持記載，尤其是對人、對

貨、對船的安全，一旦發生差錯，都要以英文書寫海事報告，在抵達港送請公證行辦理簽證，船公司憑以向保險公司索賠。船上有本船長夜令簿(Night Order)，我始終逐日以英文寫載，以備不時之需，我寫的海事報告(Sea Protest)也讓我船副影印留著，等當上船長可以拿來參考，像船員在船生病、工作受傷、打架、碼頭工人在船工作受傷、人員落海或死亡，機器故障，惡劣天候貨物損傷、船機受損、掉錨、擱淺、碰撞，裝貨後遇到退潮使船底貼到海底等，都要立即寫出，作為公司保險理賠依據。我自認我所寫的英文海事報告內容八九不離十，當我退休時，原擬將其出版，不但華人船長可以選用，即使外國船長也可借鏡，因為我在世界各國都找不到一本相同範例的書本，在台灣數十年前基隆港務局的沈繩一船長曾寫過一本，因時代變遷，貨櫃船問世，他寫的那本也就無效了。我退休時，考慮到出版是一個麻煩問題，結果就此擱下，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可惜，畢竟時間在跑，今天的狀況與前不一樣了，我的時代也已落伍了。我在船上，凡跟我同船的大副都受過中華民國船長公會舉辦的船長訓練班訓練，他們都希望我去教航海英語，好讓學員學到真正航海英文，他們的師資是請到留學美國多年的女性碩士甚至博士，當然，英文刮刮叫，文法也是一流，但她們不懂船長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英文和航海術語。事實上，前船長公會的秘書長易鶚，他曾邀我去教航海英文，但是我之所以退伍去跑商船，為的就是要去賺錢，所以也就不了了之。沒想到我這庸庸的英文，卻能遊走商船綽綽有餘。

英國的炸魚與薯條

我在英國海軍學習待了不到3年，30年前我提前退伍下來，我做商船船長長達十多年，其間到倫敦去過無數次，在食物上，最使我嚮往的就是去嚐嚐價廉物美的炸魚與薯條，它是英國最平民化的餐點，不是昂貴的大餐，但只有在「Fish & Chops」的專賣店，用鰻魚與薯條油炸的才夠道地也最便宜，用油紙與舊報紙打包外帶，熱呼呼的非常美味。2001年暑假，我與家人去英國旅遊11天，有一天在一家大飯店晚餐，主菜竟然是Fish & Chops，原先讓我一喜，但做得完全不夠道地大失所望，最後在回國當天，上午在倫敦自由活動，當我們走回旅館路上，在街道旁見到一家Fish & Chops專賣店，我們以四英鎊(約台幣180元)買來兩大片炸魚和薯條，回到旅館，熱呼呼地大快朵頤，真是好吃極了，稱得上是不虛此行。

總之，大飯店或Pub(酒館)都不如路邊Fish & Chops攤子供應的好。過去我跑船時在澳洲雪梨，也吃過Fish & Chops專賣店的炸魚與薯條，但風味不及英國的正宗。

台北過去有一家英國人開的菜館，位於林森北路，館名叫犁？，二十多年前曾去用餐，我點了炸魚與薯條。一位四十來歲十分標致的英國老板娘一直盯著我們並一再詢問口味如何？說實在的這是我在台灣吃到惟一可口的Fish & Chops，可惜後來這館子關掉了，雖然陸陸續續台北開了幾家類似的店，我們都去吃過，但再也吃不到原味了。 🐟🍟